



*Zhang'ailing De
Modengshidai*



陶方宣、著

张爱玲的摩登时代

张爱玲的摩登时代



陶方宣、著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的摩登时代 / 陶方宣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29-12614-8

I. ①张… II. ①陶…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9754号

张爱玲的摩登时代

ZHANG'AILING DE MODENG SHIDAI

陶方宣 著

责任编辑: 陶志宏 张蕊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陈永 刘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233千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614-8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老 / 上 / 海 / 的 / 女 / 主 / 角

(序)

陶方宣

张爱玲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摩登、开放的时代，那时候老上海是一个被欧风美雨浸淫的现代化都市。影院、洋行、报馆、舞厅、书店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它们构成一个现代文明的背景，催生孕育了张爱玲这一代自由写作的作家，他们靠稿费为生，你可以称他们为自由作家，也可以称他们为自由撰稿人。他们完全不同于古代那些诗人或作家，他们在中国的出现，其实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我总结过张爱玲身上的几大特点：职业写作、爱情至上、特质第一、崇尚自由。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四点好像微不足道，但是它们能在当时的中国人身上出现是难能可贵的。中国人，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文人，生命与才情一直用来写八股文，然后年复一年地应对科举考试，那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女人更可怜，连科举考试的资格也没有，即便才华盖

世如汉朝的蔡文姬、宋代的李清照，也只能依附于男人，在深闺幽怨中，孤独终老。然而时代毕竟到了老上海时代，到了汽车奔驰、飞机上天的1940年代，穿旗袍的张爱玲向我们姗姗走来——她的出现是理所当然，更是应运而生。

应运而生才是合乎常理，自然规律就是应运而生。民国时代的老上海在殖民者强力操控下，由偏居一隅的老城厢迅速蜕变成与纽约、巴黎平起平坐的大都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开放，必然带来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解放，也给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女性从身体到心灵的大梦初醒，便是从老上海这一代人开始。所以我们看到1930年代，当深山里女人像牲畜一样被任意买卖的时候，老上海的女人们却信奉爱情至上、自由万岁，稍不满意便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从来没有哪一代女人像她们这样自由与独立——爱我所爱，我的爱情就是发自我的内心，我的身体只服从内心召唤。

以张爱玲为代表的老上海女人就是这样，她们是了不起的，在空前丰足的物质文明下长大，讲究穿着打扮，信奉爱情至上、物质第一，她们蔑视权贵，崇尚自由，她们的写作绝不服从任何权势，只服从自己的内心。她们身上所折射的现代人格魅力光彩熠熠。张爱玲一生我行我素，活出一个传奇——这种女人的发育与成长跟老上海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甚至与她那个从旧家庭逃离、毅然挪动小脚出走海外的母亲黄逸梵也密切相关，她也是一

位现代文明孕育出的新女性，与女儿很少在一起，却照样全方位地影响了她。这一对母女的心灵里，都埋藏了自由的种子，种子既然已经埋下，肯定要生根发芽，长叶开花。如果说黄逸梵是一部连续剧的话，那么张爱玲就是她的续集。黄逸梵死了，可她的汨汨热血却一直在张爱玲的血管里奔腾——

张爱玲是本书的女主角，也是老上海的女主角，她穿旗袍的情影，会一直烙印在老上海的封面上。

序 老上海的女主角 1

上海往事

第一章 以文为生 2

第二章 世界格局 30

第三章 出身名门 71

摩登时代

第四章 时髦 116

第五章 妙言 143

第六章 光影 165

第七章 美味 196

目 / 录

上
海
往
事



ZHANG AILING DE
MODERN SHIDAI

第一章

以 / 文 / 为 / 生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

——张爱玲

时代的影子在人们的谋生方式中

张爱玲毕业后没有外出找工作，而是理所当然也不容置疑地选择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职业，一种划时代的职业，一种里程碑式的职业——如果要给它起个名，这便是：自由作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可以说是自由撰稿人。

一个时代的影子总是清晰地反映在人们的谋生方式中，比如古代的采诗官——每天的工作就是深入偏远乡村，摇着铃铛请人们出来吟唱歌谣。这是一份相当浪漫的工作，走村串乡不是为了贩卖小商品，而是收集歌谣，他往村口老槐树下的大石碾上那么潇洒地盘腿一坐，将手中铜铃叮叮当当那么一摇，男女老少会冒出一大帮，然后有人就会为了几文小钱唱上那么几首歌谣，被采诗官们记录到麻纸上，最后被带入宫中。这一份职业后来失传了，也可以说被淘汰了——据说《诗经》就是采诗官的劳动成果。比如老上海时代有一种职业：粪霸——粪便在城市是无用的废物，但在农耕时代的乡村，它被称为宝。粪霸控制着城市的粪便收集，张爱玲笔下“黎明时的粪车”来收粪，每户人家每月收费2角，粪霸收集粪便后再兑水，然后以每车2元的价格装船卖到乡下。两头都盈利，这是暴利行业，大多为杜月笙、黄金荣等流氓大亨所垄断。同样，随着抽水马桶和下水管道等现代文明的市政建设普及，粪霸这样的职业便失去了生存土壤，消失了。而像张爱玲这样以自由写作为生的全新的职业文人开始出现，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专制而愚昧的中国人面前徐徐拉开帷幕。

像张爱玲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她去外面很



当年的上海滩大厦林立。

难找到工作。当然她有文化，可以去公司做职员、去学校做老师，但是从她孤芳自赏拒人于千里的个性看，她到一个单位也绝对难以立足。她最合适的职业，就是写作。当然，对于一个喜爱写作的人来说，能有闲情逸致自由自在地写作，那是多么幸福的事——首先它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从古到今，凡搞写作的文人大多清贫，因为为文几乎不可能给他带来富足。游山玩水，吟春悲秋，几首小诗，几篇短文，那是朋友间用来唱和的，是不可能给他带来利润的。当然也有“润笔费”之说，那只是少数人的特例，因为从社会层面上，没有机制让一种“卖文为生”的行为成为生活常态，所以也没有文化人想过以这种方式来谋生，他们都是奔仕途而去，落第之后便成为一群草民。但是到了老上海这个全新的时代，以文谋生则成为可能，这背景是一个高度发达、体例完备的现代意义上的大都会，它在中国的长江入海口神奇出现。在数千年梦魇中生活得太久的中国人，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黑暗，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像一个老酱坛子，将中国无数颗鲜活的心腌渍成老酱瓜。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中国人敬神祭祖的火药，轰开了那扇关闭太久的沉重国门，太平洋上的浩荡飓风呼啸而至乘虚而入——是民族的屈辱，也

是再生的动力，是两种文化的嫁接，也是两种文明的交合，仿佛天雷勾动地火，这一切就发生在我脚下这片上海滩上，一种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现代都市文明海市蜃楼般出现在上海：1848年的现代金融机构银行、1856年的欧式大马路、1865年的煤气灯、1882年的电灯照明、1884年的自来水、1901年的汽车、1908年的公共巴士。

打破了政治壁垒，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发挥。面对风起云涌的现代文明，他们“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羨，后继则效”。文化精英们的仿效行动就是领导变革，这种变革不管成功与否，都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一波又一波巨大冲击，对后世的影响也经久不息。张之洞称这种变革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在这里是使用与运用之意，欧洲文明对中国人来说，物质层面上的接受远比精神层面上的接受更容易，也更直接，这就导致上海人远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容易接受国际规范和拥有世界目光。

面对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全新时代，千奇百怪的新职业自然也应运而生，张爱玲的自由写作只是其中之一，在这一份职业背后，便是一个由现代科技所构成的阅读世界：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成千上万家各类报刊杂志，完备、现代的邮政发行系统，大量的有知识储备、起码也是识文断字的读者群体——当然，科技只是一种手段，潜在的是民众巨大的无法满足的阅读需求。因为置身这样的文明世界，对知识的需求与永不满足，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阅读兴趣，巨大的潜在市场诱惑着资金的投入，使得书报出版业以一种空前膨胀的态势出现在物欲横流的海滩，并将它从一个傍海的闭塞的农耕小城推向一个八面来风的、包容的国际大都会，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才应运而生——万事万物都是应运而生，而一旦逆运，便不可能出现、发生，这是天地定律。自然而然地，张爱玲出现了，如同一枚月亮，高高地悬挂在老上海的夜空。

她吃的就是第一只螃蟹

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在老上海出现，第一代畅销书作家也是在老上海出现，我手头没有资料证明张爱玲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自由撰稿人或第一位畅销书作家，但她起码置身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自由作家和畅销书作家中——“张爱玲们”的出现，标志着古老的中国进入了全新的现代文明阶段，张爱玲身上所折射出的意义有时候可能要大于她的作品本身。石康说：“张爱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张爱玲是伟大的女性么？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说，为什么她不是？以稿费为生——她吃的就是这第一只螃蟹。

印刷术很早就在中国出现，明清小说话本也早已在民间流通，但那多半是一些有闲阶级吃饱了撑得慌的活儿，写小说、搞戏班、收藏古书、设计园林——是他们喜爱的活儿。那个时候不可能出现畅销书作家，社会封闭如枯井，刻字印刷让一本线装书、毛边书贵比黄金。再说山高路远羊肠小道，一辆牛拉破车吱吱呀呀，都不可能催生一种畅销书业。更何況知识的垄断让读书成为极少数富家子弟的专利，遍地文盲让知识传播只存在于少数特权阶层。

老上海在大海之滨长江尽头崛起，如同一座灯塔，一个现代文明的都市，它显著的标志就是文化的普及。大量的公司职员、产业工人乃至众多市民，全都是文化群体，紧张工作之余，阅读是他们消遣，乃至主要的消遣方式，大量为市民写作的作家便应运而生——他们主要为遍地开花的市民类小报写连载小说，很多怀抱梦想的各地文学青年纷纷如过江之鲫般进入北京、上海等浮华都市，如沈从文、张恨水等等。沈从文初到北京很苦，租住在一个冷如冰窖的小屋子里，常常饭都没得吃，到慈善院讨几个包子果腹，到图书馆蹭点白开水喝。他在上海亭子间卖文为生时，因为愁着下个月的生活费，一写就是一个通宵，写到鼻血大流也不能停歇。张恨水也在老上海居住过很多年，做过编辑，写过连载小

说——和沈从文不同的是，他绝对是畅销书作家，甚至许多报纸就以他的连载小说作为卖点，多的时候他一天为七家报纸写连载，甚至有印刷工人连夜守在他家屋外等候，稿子一完工，马上接了就往印刷厂赶，次日一早，这些散发油墨香的报纸就出现在市民餐桌上。

张爱玲和张恨水一样是畅销书作家，她的《流言》和《传奇》当年在上海滩风行一时洛阳纸贵，据说小说集《传奇》上市仅四天就销售一空，工厂里工人连夜赶印。当时印刷图片的机器还用脚踏，无数工人拼命踩踏，脚都踏肿了。张爱玲看到满大街书店书报摊上全是她的《传奇》，得意得飘飘欲仙，忍不住自己也跑到书摊上买一本，然后故意装作无意的样子问：“这本书卖得还好吗？”她在第二版的自序中毫不掩饰地说：“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她的判断力敏锐而准确，她知道快乐是那么短暂，像烟花一样一闪而逝，所以她要迫不及待抓住这片刻的欢娱，享受成功所带来的一切，完全不顾及其他。当时与她一样齐名的还有女作家苏青，苏青红极一时，她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某次伸手找丈夫要钱贴补家用时，丈夫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你也是有文化的人，为什么你不能挣钱养活你自己？”苏青被逼无奈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其实这份职业就是和张爱玲一样做职业作家，靠稿费为生。苏青出版过畅销书《结婚十年》，大量的身体描写让无数读者趋之若鹜，这给苏青带来滚滚财源。有一年过年，苏青手头拮据，怎么办？看到家中仍存有一批《结婚十年》，本来是作留存用的，现在手头没钱过年，便卖书吧。她当即叫来一辆黄包车，装了这一车书送往大街小巷各处书报摊。当时正值雪后，天冷路滑，黄包车翻倒，“书又掉下来了，《结婚十年》龙凤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图画”。这是她自己事后的回忆，尽管非常不易，但是职业作家就是靠一支笔养活了自己甚至孩子——而这些职业作家竟然都是女性，这就更加了不起。女人靠自己吃饭应当自豪，尽管有时候想起来有点心酸。苏青曾说过，她家

里的钉子每一根都是她自己钉的，可这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神奇而文明的“美丽新世界”

现代文明的突飞猛进让我们告别农耕与蒙昧，进入一种神奇而文明的“美丽新世界”——老上海就是这“美丽新世界”给中国品尝的一种甜头，一种念想。生活在老上海的人们是有福的，当然这里仅仅是指在文化阅读方面。那是一个崇尚阅读的时代，也是一个全民阅读刚刚来临的时代，人们在惊喜之余贪婪地阅读着，沉浸在一种新奇的快乐体验中。

在老上海时代，只要有文化的家庭，订阅报刊杂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在从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也是不可思议的。张爱玲和母亲抢着读老舍的连载小说《二马》，连上马桶的片刻时间也不肯错过。母亲一边读，一边坐在马桶上咕咕笑。张爱玲急得不得了，就守在卫生间门前，也跟着笑，知道母亲是读到精彩段落了。她和她的表姐表妹们一见面就骂某个连载作家，因为他的小说实在太烂，但是一边骂一边读，否则昏昏沉沉的午后，那些漫漫无涯的光阴该如何打发？张爱玲在阅读了大量书籍报刊之后，很自然地就提笔写作，她想要她的文字也能成为书籍报刊被广泛大量地印刷，这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张爱玲的出现虽然是偶然的，但是谁能说所有的偶然不全都是一种必然？

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以《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切入点，中国人委曲求全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地开出一条门缝让上海人称为“小赤佬”的洋鬼子进入。抗战爆发后，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条件，上海成为一个所谓的“孤岛”，“孤岛”的畸形繁荣让它成为后世中国人一个特殊的影像，张爱玲的身影就于其中闪亮登场——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时刻”，也可以说它是最为平常的一个年代，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要我说来，所有的年代都是特

殊的，没有哪一个年代与另一个年代雷同，每一代人都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柯灵先生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点什么，当然毫不计较。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柯灵的分析很有道理，如果张爱玲早出道几年，也未必成为张爱玲。1930年代的文人龙飞凤舞，一个文学新人很难出现，即便出现，也难有一枝独秀的风采。而如果晚出生呢？上海已经解放，像张爱玲这样的遗老遗少很难融入新社会，所以时代就给了张爱玲两三年时间，让她像一根豆芽在时代的夹缝中生长，就像她自己在《倾城之恋》中写的：“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张爱玲的传奇并没有延续下去，来到美国后，她也一度想东山再起，像从中国来到美国从事写作声誉鹊起的大家林语堂那样，能写出轰传一时的名作《苏东坡》或《京华烟云》。她也曾努力过，写过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甚至为了写一部《张学良传》跑去台湾采访，信心十足地要将它打造成《传奇》或《流言》式的畅销书。但是美好的梦想终究没有变成现实，随着赖雅一次又一次的中风，她甚至连最起码的采访都没有完成，放下手头的一切，一心一意照顾病中的赖雅。赖雅去世后的20年，她彻底告别世俗离群索居，过起了隐居生活，一贫如洗两袖清风——在那个遥远的国度，在那个东西方文化形成的“夹缝”，这是时代的宿命，也是张爱玲的宿命。

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

张爱玲在上海以文为生实在是时势使然，上海开埠后，西方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开始进入，一夜之间上海街头出现无数报纸，小小的报童

沿街叫卖报纸成为海上一景。张爱玲从小就看报读报，给报纸写稿。她说：“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大叠乱摊着的小报在张爱玲眼里就意味着家……

张爱玲对自己评价并不高，她认为自己是通俗的，她喜欢看张恨水的市井小说就是明证。而且，她的很多市井小说就发表在小报上，比如在《亦报》上连载的小说《十八春》。她的文学创作与父亲有关，张廷重应该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起码也是个品味不俗的读者，他的阅读情趣潜移默化影响了张爱玲。比如张爱玲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还买过萧伯纳的书《伤心之家》和胡适的书。胡适的那本书让张茂渊借走了，并且一借不还。张爱玲初学写作时，每有习作写出来，张廷重就颇为自得，到处聒噪。张爱玲还和母亲抢着读老舍的连载小说《二马》。张廷重喜欢看小报，张爱玲说：“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下午的家在张爱玲眼里是温暖的，寂寞的父亲、大叠乱摊着的小报、鸦片烟的雾气，有点让她沉醉。小报成了她与父亲共同的读物与话题，她成了小报的铁杆读者，后来又成了铁杆作者，她的《郁金香》、《小艾》分别在《小日报》和《亦报》上连载。一个女读者看过后觉得和她的经历十分相似，哭着找到卡尔登公寓，要见张爱玲。张爱玲也从不避讳小报，她在与《力报》记者通信时说：“喜欢小报的机智。”台湾一位学者也说，张爱玲的英文写作更接近美国小报的文笔。

上海开埠后，市井开化，市场繁荣，市民的生活发生极大变化，对新闻的需求、对信息的了解十分强烈，一种全新的现代传媒——报纸便开始出现，第一份报纸《字林西报》于1850年在上海滩诞生。不客气地说，中国新闻业就是洋人“小赤佬”开创的。到了张爱玲时代，上海滩报业已进入全盛时期。各类新闻报、市民报、英文报层出不穷，从而产